



少師張先生批評莊子義卷六

巡按雲南監察御史劉

維校正

布按司左布政使陶幼學按察使魏體明叅政李良臣

王續之

李文續

副使徐夏

劉伯燮

歐陽栢

馬顧澤

胡心得

熊子臣

叅議駱開禮

僉事顧養謙

胡僖

羅鼎蘭

莊子外篇刻意第十五

此篇又一片文字中用許多故曰字末用一

譬喻却以野語有為結須仔細看他筆勢波

瀾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

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

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惓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

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

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
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
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莊子外篇繕性第十六

此篇亦是一片文字最要看他結上生下起
下接上意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
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
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

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
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
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
備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
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
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
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天人雖有知無所用
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
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
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濠
浮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
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
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
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
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
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
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

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
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
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
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
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知窮天下
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
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
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
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

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莊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此問荅体一節深一節莊子一部唯此深言之禪書萬卷曾不出此其平生命脉細究便

見至于文字奇特淵玄尤須此老之筆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何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

井畫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
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
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溪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
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
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
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
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
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
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精遼不似壘空之在
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
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
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
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句工五帝之所連三
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
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
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句工河伯曰然則吾
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

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
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鄉今故
故遙而不悶撥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
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
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
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
之時佛宗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
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
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

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
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
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
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
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
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
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
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
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

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
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
以爲勸戮耻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
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
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
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
道觀之物無貴賤此禪宗空假中三觀入微處
理詞兩絕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
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

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
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
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
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
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
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
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
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
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

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
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
捕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豪末
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
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
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
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
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
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

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
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
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此段須用韻又是四
字句又特奇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
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
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
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
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
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

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

天位乎得踳躅而屈伸反嬰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夔憐蚘蚘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蚘曰吾以一足踳躅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蚘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自一足說到無足一皆言天地機自然之動可謂世間至奇之文中間又以人之唾喻蚘之足此處又妙未歸在

風上而目與心兩項却不說此皆文字變化奇而又奇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鮒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

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憊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

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
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圖之今非
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
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
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
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
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埽
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

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
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
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埽井之樂此亦至矣夫
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
膝已繫矣於是遂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
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
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
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乂推移不以多少
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埽井之鼃聞

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
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
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
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蠹與且彼
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真然四解淪於
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
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
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
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

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
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丁乃逸而
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
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
龜死已三千歲矣玉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
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
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
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
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

國中三日二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
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
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鷦鷯得腐
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
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
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
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
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
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
上也

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
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
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
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
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
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

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
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
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
昏昏又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列
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
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
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
子貢爭之以踐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
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

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
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
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
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
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
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
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
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
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自篇首

至此只是一片文字起伏抑揚最好玩味而無
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莊子妻死惠子弔
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
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
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
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
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
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

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支
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
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
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
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
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莊子之楚見
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擿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
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
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

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矐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

人間之勞乎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

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鱠鮓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譎譎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

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鵠體捷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豎得水土之際則爲蠹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鳥陵鳥得鬱棲則爲鳥足鳥足之根爲螾蟴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此言一氣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文字之妙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鴈如看孤峯斷坂愈讀愈好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

為鳩掇鳩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
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軛
生乎九猷脅芮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筭久竹
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
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少師張先生批評莊子義卷六

